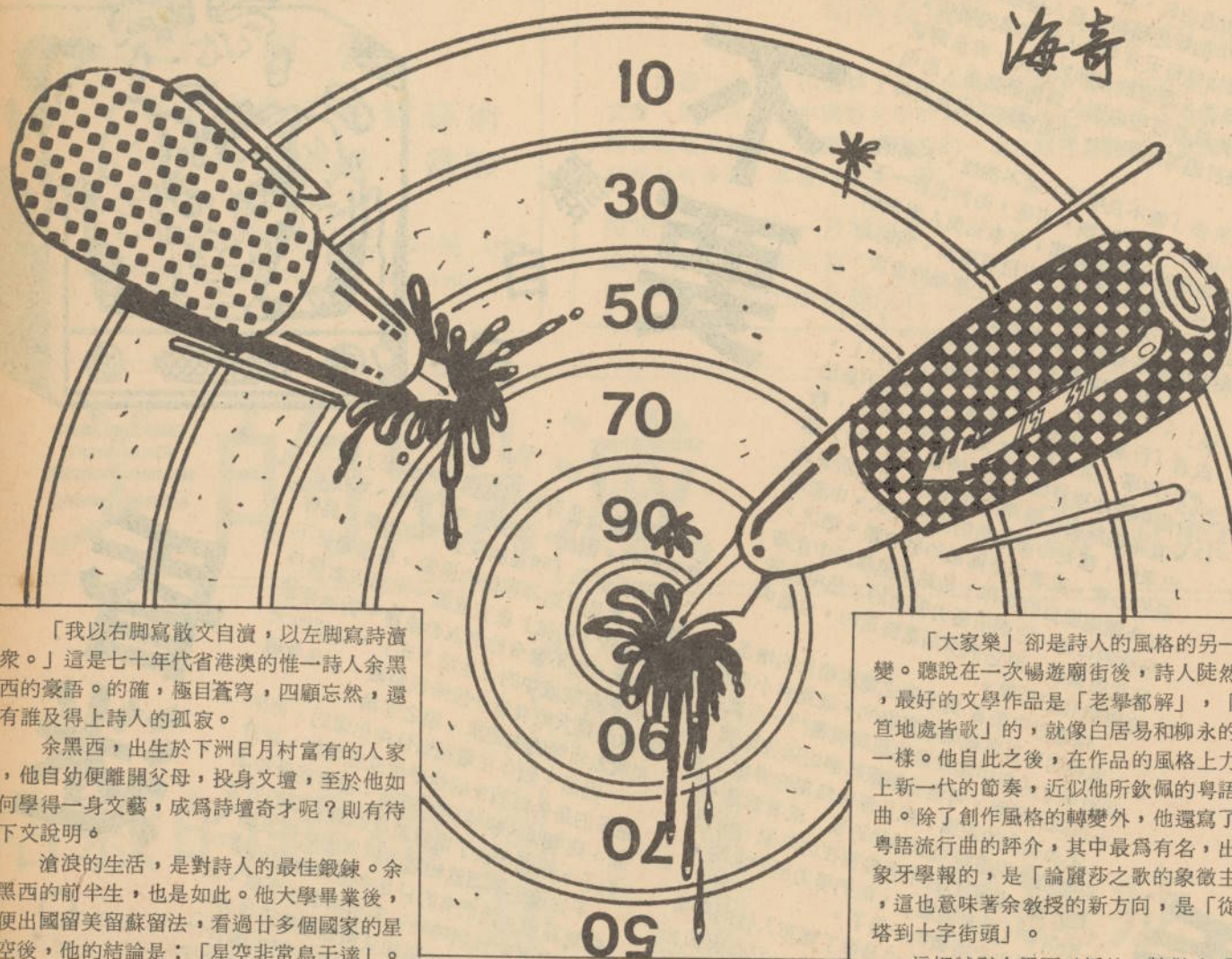


白肉矮瓜」及其他

詩人余黑西

海奇



「我以右腳寫散文自瀆，以左腳寫詩瀆衆。」這是七十年代省港澳的惟一詩人余黑西的豪語。的確，極目蒼穹，四顧忘然，還有誰及得上詩人的孤寂。

余黑西，出生於下洲日月村富有的人家，他自幼便離開父母，投身文壇，至於他如何學得一身文藝，成為詩壇奇才呢？則有待下文說明。

滄浪的生活，是對詩人的最佳鍛鍊。余黑西的前半生，也是如此。他大學畢業後，便出國留美留蘇留法，看過廿多個國家的星空後，他的結論是：「星空非常烏干達」。雖則如此，對詩人的最重要經驗，為他鋪好成功階梯，涉足象牙塔，主要還是他在「愛他媽」大學文藝工作室的學位。就是藉着該學位，詩人才能晉身教授行列，教洋鬼子中國文學，教唐人英美文學。

在象牙塔內，詩人的詩與並未被枯燥的學院所磨平。他一方面專心於文學批評的研究，另一方面積極創作。就研究方面，他曾用中文寫成新畿內亞詩人「也也烏」的生平和作品的研究，把「也也烏」先生喻為當代最偉大的兩個格律派、意象派、當權派和造反派詩人之一（另外一個余先生說他自己還未遇見過）。據悉，對「也也烏」的研究，當代東西南北方惟余教授一人。在英文創作的領域上，余教授在省港澳也堪獨當一面。除了洋人的作品不計外，余教授是當代懷疑可能有中國血統人士中唯一用英文寫有關中國平劇研究的，他最突出，已成經典的獨論是：「平劇『蘇三起解』的藝術價值，不及莎士比亞的任何一部戲劇作品。」據悉，他的主要証據，是上次在大會堂的演出中，「蘇三起解」的票價最貴十元，而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最高票價竟達十一元。

在文藝創作方面，余教授曾與友好同創「黑星」詩社，辦黑星詩刊，並引起了現代詩壇最龐大的筆戰，余教授親身出馬，為現代詩辯護，開拓了現代詩壇的新篇章，再一次肯定現代詩中時常出現的「的、了、嗎」三字，實在蘊涵無窮詩味，為當代文學的突破。

余教授的最有名詩句，傳誦一時的，是「祖國啊祖國，你令我早洩」。據批評家表示，詩人余教授這句詩，包括了古今中外宇宙至理，表現了民族與個體間、抽象與具象間、精神與內體間的最高聯系境界，也是現代人對命運嘲弄的唯一報復。但這兩句詩句也曾引起了富有民族主義情緒的二流詩人的猛烈攻擊，幾乎掀起詩壇另一次的大論戰，最後，以余教授出示自己的美國護照作罷。

余教授的詩作已出版的，包括有「藕的聯想」、「腳下雨」、「白肉矮瓜」和「大家樂」。前兩集是他早期的作品，雖然象徵了他的文藝青春期，但是，最具時代代表性的，卻是後兩集。「白肉矮瓜」是詩人的自我寫照，譬喻他自己形似矮瓜、周身白肉，白心而塗上紫紅皮膚。

「大家樂」卻是詩人的風格的另一次轉變。聽說在一次暢遊廟街後，詩人陡然發覺，最好的文學作品是「老學都解」，「有大筲地處皆歌」的，就像白居易和柳永的作品一樣。他自此之後，在作品的風格上力求追上新一代的節奏，近似他所欽佩的粵語流行曲。除了創作風格的轉變外，他還寫了不少粵語流行曲的評介，其中最為有名，出現於象牙學報的，是「論麗莎之歌的象徵主義」，這也意味著余教授的新方向，是「從象牙塔到十字街頭」。

這裡試引余黑西教授的一篇散文「象牙塔內」作結，其中的旨趣，讀者們自己可深切體會。不過，值得指出，該文最後一句已成爲當今華人社會最爲傳誦一時的名句了。

象牙塔內

作者：余黑西

那天下午，心情本來平平靜靜，既不快樂，也不快樂。後來收到元月三日的「時代週刊」，翻着翻着，忽然瞥見一張方方的圖片，顯示余黑西和一票美國人站在象牙塔內。像是給誰當胸猛摸了一把，她定睛再看一遍，是象牙塔。淮堞儼然，猥瑣而惹笑，那嶄新的建築物橫踞在馬屎山脊上，絲絲縮縮，一直到海邊。是象牙塔，未隨著馬屎沖走的一條蛇。而余黑中，新文壇的洋詩人，竟大模大樣地站在蛇背上，而且自瀆地笑着。

「我操他娘！」

——引自余黑西：「聽：那熱風」，黑星叢書之十二，第一頁。